

請看經本第六頁，第一行的最後兩個字開始：

【余初號學海。是日改號了凡。蓋悟立命之說。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從此而後。終日兢兢。便覺與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。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。在暗室屋漏中。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。遇人憎我毀我。自能怡然容受。】

這一段是說明他改過自新的決心以及行持。首先他把別號改了，以前他的別號叫學海，從這以後就改成了凡，了是明瞭，凡是凡俗，現在對於世俗之間的事情他統統明瞭了，這也就是覺悟的意思。真正曉得命運是自己造的，自己可以改造，這個道理方法他都懂得了，從此以後不會再走宿命論這條道路了，命不是定的。決心改過之後，氣象就不相同了，也就是日常生活當中的感觸不一樣了。他說從此終日能夠提高警覺，這個『兢兢』就是警覺的狀態，不像從前迷惑顛倒，就跟以前不一樣了。他說想想以前是『悠悠放任』，這個悠悠放任是很隨便的意思，這個意思就是我們今天講過一天算一天。日子怎麼過的？不曉得，糊裡糊塗的過一天算一天，也就是沒有一個理想、沒有一個方向，我們俗話講的醉生夢死。這樣決定是被命運拘束，一個人不能夠創造他的前途。改過之後，他說，『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』，這個日常生活，我們現在的話講，意識形態不一樣了，也就是說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他轉變過來了，從前的看法是命定了，還有什麼轉變的？沒有法子，現在曉得，命可以自己改造，這個觀念轉過來了。所以比以前顯示的更積極、更發憤、更樂觀，這是這種景象現前了。

『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』，這一句是非常的重要

，一般人所以不能改過自新就是不曉得這個事實。為什麼？《無量壽經》要是念多了，真正體會了，這種情形比袁了凡還要來得謹慎，你念多了之後曉得了，西方極樂世界的人數決定沒有法子計算，拿我們今天全世界的電腦集合來計算，也算不出來。每一個人神通道力都像阿彌陀佛一樣，天眼洞視，天耳徹聽，他心遍知，我們一舉一動，心裡面起個念頭，統統知道，不要說你做壞事了，起個惡念，阿彌陀佛、觀音、勢至、西方世界的大眾沒有一個不曉得，你能瞞過誰？這是講，獨居無侶，人目所不見處，他也規規矩矩，謹謹慎慎，不起一個惡念，這才是真正做到了克己功夫。我們想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想成就自己的德行，如果還是自己在欺騙自己，那怎麼能成就？孔老夫子說，君子慎獨，慎是謹慎，獨是什麼？獨自一個人，沒有人見到的時候，這個時候要謹慎，決定不放逸，這叫真正做功夫。可是一般人懈怠放任的習氣太重，就是隨便慣了，在大眾之下比較上謹慎收斂一點，人見不到的地方他就放逸了。

所以為什麼從前寺院叢林的修行一定要住廣單，不可以一個人住一個房間，一個人住一個房間他這個習氣很難改。所以說個實在話，一個人一間寮房是不可能成就的，一個人住一間寮房能夠成就，像袁了凡，那已經是聖賢之人，不是普通人。所以睡廣單是什麼？叫依眾靠眾，十幾個人睡在一個房間裡，我們今天講睡通舖。睡覺的時候也不能隨便亂動，為什麼？大家都看到你。用這個方式，叫依眾靠眾，不可以有一絲毫放縱，這樣的來歷練自己。現在的社會跟從前社會不一樣，每一個人都不願意受約束，自己一定要享受舒服。不錯，這一生可以好好的享受，來生到三途裡讓你慢慢再去享受，不能成就。

寺院裡面能夠有一個單獨的房間，什麼？老修行人，他的行動一切不方便，不是說給他有放逸的機會，他沒有，他是行動不方便

，大家在一起過團體生活行動都要一致，要有秩序，年老的人、體力衰弱的人不方便，這才給他一間寮房。在寺廟裡面身分地位比較高的，他瑣碎的事情多，像住持、當家師，什麼事情他都要過問，事情瑣碎，所以他要單獨一個房間，便利於辦事。一個寢室住十幾個人，一會這個來問事，一會那個，擾亂別人，別人搞得不安寧，這個他單獨弄一個房間，讓別人去麻煩他去，是這個意思。

所以真正修行，六和敬裡面身和同住，絕對不是一個人一個房間。如果說是二、三個人住一個房間不方便，我不願意跟他住，有這種念頭，這種人念佛，功夫成片決定得不到。為什麼？心不平等，心不清淨，還有嫌棄，這怎麼能成就？所以修行在哪裡修？就在這個地方修，在這個極不平的環境裡面修我們自己的清淨心、修平等心，這叫修行。不願意跟人相處，這個就是過失，就是毛病。毛病，你看了凡居士他發現他自己的毛病，就要痛改前非，把毛病改過來。我們現在有這個毛病，不但不改，還要繼續去培養，這怎麼能成功？所以僧團裡面首先就是修六和敬，六和敬就是大眾在一塊共修基本的戒條，個人所遵守的是五戒十善，在從前寺院叢林裡面是以沙彌律儀做基礎，十條戒、二十四門威儀。現在我們不要要求那麼樣苛刻了，我們只要求五戒十善就夠了，出家、在家都應當是如此，這個不能夠再降低。團體生活就要求六和敬，把我們的毛病習氣統統修正過來，不討厭別人，不怨憎別人。

所以，『遇人憎我毀我』，毀是毀謗，不會跟他計較了，不會把它放在心上了，『自能恬然容受』，恬是安然。由此可知，他的心相當的平靜，不像從前，他的毛病，心浮氣躁，一點點委曲受不得，現在可以受委曲了。這就是看到他修行功夫在增長，這個就是效果。所以一個修道的人，一個真正學佛的人，要能夠學著跟任何人都能相處，跟佛菩薩能相處，跟妖魔鬼怪也能相處，在任何境界

裡都是怡然自得。你們看《六祖壇經》，你看六祖大師，六祖在黃梅，他證的果位我們不曉得，但是最低限度他總是圓教初住菩薩，不能比這個更低，只有比這個更高，不會比這個更低，明心見性，圓教初住以上的菩薩，這還得了！他去侍候那個打獵的人，打獵天天殺生，造惡，天天在那裡殺生，他眼睛看到，耳朵聽到，還要替那些獵人燒飯，侍候這些獵人。獵人是他的主人，他是獵人隊裡的僕人，還要去殺生，獵人要吃肉，他要燒飯，他要去給他煮，不是短時間，十五年，你們能忍受得了嗎？他在那個環境裡頭怡然自得，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人家那個功夫。所以十五年是六祖真正的修行，黃梅是開悟了，悟後起修，他在一切順境、逆境裡面修清淨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，沒有別的，就是修這三樣，這叫真正修行。

我們今天與人相處，是不是在順逆境界裡面，物質環境、人事環境裡，修清淨心？如果不是修清淨心，就沒有修行，於自己一點利益都得不到。那不是學佛，那是搞佛學，每天在文字上、故紙堆裡面去鑽。也能說得天花亂墜，煩惱天天增加，將來的前途是往生三惡道，搞這個，這就錯了。真正修行人絕不執著文字，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，他求的什麼？心地清淨，心地平等，清淨心、平等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他所求的，求的是明心見性。我們念佛人也是這個目標，我們求功夫成片，成片就是心地清淨、平等，平等就是一片，清淨也是一片，裡面沒有界限。換句話說，還有分別執著，就不能成片，他有界限，畫的有界限，不能成片，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功夫才可以成片，這叫真正修行。他有了這樣的功夫，這個功夫並不是很深，淺淺，稍稍可以說上軌道了，他感應就來了。

【到明年。禮部考科舉。】

明清以前這個時代，禮部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教育部，這個是國家舉辦的考試，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講的高考普考這一類的。但是現在我們的高普考是考試院負責的，從前考試跟教育統統是禮部，禮部的職權是相當於現在的教育部跟考選部兩個部，他的職權是辦這個事情的。

【孔先生算該第三。忽考第一。】

他命裡頭注定的是第三名，你看他現在跟命裡頭就不一樣，這是他行善積德，他的名位從第三名提到第一名，他考到第一。

【其言不驗。】

這就跟定命不一樣了，這就是變數。他嘗到了，確實有變數，而不是定數，不拘於定數，它有變數了。

【而秋闈中式矣。】

古時候大考都定在秋天，闈是闈場、考場，他考中了。這個地方講中式，就是考中了舉人，了凡先生的命裡頭只有中舉人的分，因為命裡面講他沒有科第，他只有中舉人的分，科第最高的是進士，後面他發願求中進士，也被他求到了，那是命裡沒有的，他求到的。

【然行義未純。檢身多誤。或見善而行之不勇。或救人而心常自疑。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。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。以過折功。日常虛度。】

這一段他所敘述的幾樁事情都值得我們參考，值得我們去效法。第一句說『行義未純』，義是道義，或者我們說得更淺一點，就是義務，義務是幫助別人不要求報酬的，這是義務。儒家教給我們的五倫十義，由此可知，行義是性德。父母對於兒女的愛護，這是義務，兒女對於父母的孝順也是義務，兄友弟恭，乃至於朋友有信，與朋友信實，這是義務。所謂義務就是應當這樣做的，應該做的。

，這是義務。人與人之間應該要互愛，應該要互敬。了凡居士懂得，雖然是做，做得不純，不純就是裡面還有摻雜，沒有真正盡心盡力的去做。何以說不純？裡面摻雜有個人利害，我去幫助他，這對我自己不利，這一考慮就不純了，也不能夠盡心盡力去幫助別人。這個是自己反省，雖然做，做得不夠。『檢身多誤』，檢是檢點、反省，自己的毛病過失還是很多。

哪些毛病呢？下面舉幾個例子，或者『見善而行之不勇』，儒家所講，成人之美，美就是善，別人的好事我們遇到了，要幫助他，成就他。為什麼？一個善事對於整個社會、對於鄉里都有好處。譬如道路壞了，這個人發起他在修路，我們見到了，就要盡心盡力的幫助他，希望這個善事做好，便利於大眾。類似這種，只要於社會、於大眾有利益的事情，這都是善事。他也能夠隨喜去做，但是做得不夠勇猛，也就是說沒有盡心盡力，稍稍的隨喜一點，沒有盡心盡力，反省的時候這是過失。『或救人而心常自疑』，別人有苦難，到我幫助他，我應不應該幫助他？如果在今天的社會，求幫助的人很多，我們常常遇到，而且求幫助的人當中常常是來欺騙的，是來騙錢的，騙了之後他到外面去搞吃喝嫖賭，那就有罪過了。所以行善的確不容易，行善真正要有智慧、要有慈悲，智慧能夠明察、能夠判斷我應不應該做，慈悲那是真正的一個動力。確實他有苦難需要幫助，我們要盡心盡力幫助他。他用欺騙的手段，我們一眼看穿，我們要教導他。如果他並不是很衰老，也並不是有病，身體健康強壯，應該勸導他從事正當的行業，不要用這種方式來生活，應該勸導他、教導他。

『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』，所以改過自新不是蹴然就成就，是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斷去改，初期這是決定免不了的，身雖然善，能夠合於禮法，但是口裡面言語還會有過失，口不擇言。言語

，自古以來，所謂是禍福之門，言語不能不謹慎。孔老夫子教學，四科，第一科是德行，德行是做人的根本，我們今天講教育，德育，現在這個社會德育沒有了，大家不講求了。第二個科目就是言語，你想想孔老夫子多麼著重言語，就是說話要有分寸，說話不能傷人。言語傷人是不知不覺的，人家懷恨在心，將來的報復是你沒有辦法預料的。往往許許多多的怨仇、誤會，從哪來的？言語不謹慎，說的人無心，聽的人有意，這個事情麻煩大了，所以不可以不謹慎。少言就寡過，過失就少了，何必多說話？人家不會把你當啞巴。尤其修行人，求心地清淨，自行化他，一句阿彌陀佛就行了。人家給我們講再多的話，我們一句也不要答覆他，阿彌陀佛，他再講，阿彌陀佛，聽個幾句念一句阿彌陀佛，聽完了之後，他講什麼我不曉得。與我們沒有關係的，無關緊要的，隨他講，講了我們就念阿彌陀佛。我們把這句阿彌陀佛都給他，他講的那些東西我沒聽進去，這樣好！所以言語少好，袁了凡是言語多，喜歡說話，前面講了，毛病。

『或醒時操持』，就是清醒的時候他能夠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能夠很守規矩，很如法，他喜歡喝酒，酒一喝醉了，就有放逸了，毛病出來了。酒是佛法的大戒，五戒裡頭有酒戒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佛為什麼要戒酒？就是酒後亂性，醉後亂性，如果你飲酒不至於醉，酒有開緣的，這個可以喝的，決定不能喝醉，佛戒酒就防止你喝醉。但是那個戒律講得很嚴格，說滴酒不沾，為什麼？怕你止不住，你感情用事，沒有理智，一杯接著一杯，那個麻煩大了，那決定是破戒了。所以從前我在台中，李老師給我們講《禮記》，《禮記》的註解是鄭康成註的，鄭玄。鄭玄在東漢是大儒，他是馬融的學生，馬融在當時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學問家。但是馬融的心量不大，學生超過他，他心裡很不是味道。他的學生很多，馬融教學

，上課的時候，他這個後面拉著一個布幔，布幔拉起來，後面什麼？後面有，他家裡有樂隊，都是女孩子，在那裡演奏唱歌，他一面在欣賞音樂，一面在上課，他搞這一套，他喜歡這一套。女孩子在那邊唱歌，當然學生總會偷偷去看一看，這是免不了的事情。唯獨鄭玄，在他門下三年，從來沒有向布幔裡看過一眼。

所以馬融知道，馬融說，我的學問就是鄭玄一個人得去了，只有他一個人得去了。果然沒有錯，鄭玄的成就超過老師，青出於藍。老師不甘心，想派刺客把他殺死。所以他離別去的時候，馬融帶著學生到十里長亭去送行，送行實在講就不懷好意，同學之間每一個人敬酒敬鄭玄三杯，同學他大概找了總有幾十人，將近一百人的樣子，所以鄭玄在那裡喝酒喝了三百杯，三百杯的典故就是從這裡來的，希望把他灌醉，在路上好下手。哪裡曉得鄭康成酒量很大，三百杯喝下去，小小的禮節都不失。李老師說，如果人人都像鄭康成，釋迦牟尼佛這條戒就不用制定了，不需要了，需要幹什麼？小小的禮節都不失。而且鄭玄很聰明，知道老師的企圖，人家問他從哪裡走？我從哪一條路走。人家路上已經埋好了人，他從另外一條小路溜掉了，保全了，聰明，真正是有智慧！所以自古以來也有老師嫉妒學生的，這是歷史上很著名的一樁事情。

所以這個酒戒，要知道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制定的，你要了解這個意義。因此我們學佛的同修，如果在烹飪烹調的時候用酒做料酒，這個不會醉的，調味是可以的，這是可以的。如果年歲大，體力衰，他血液循環緩慢，酒可以幫助血液循環，你在每一餐飯喝一杯酒，也可以的，這個知道有開緣。我在初學佛的時候，對這些事情不甚了解，看到一個很奇怪的事情，有一個老法師，也是很有名的一個老法師，我們對他比較上接近，他每一餐飯都喝一杯酒。我們那時候看到很奇怪，不飲酒是根本戒，老和尚每一餐喝一杯酒。



到以後才知道，他那個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，他那一杯酒是幫助血液循環，有助於身體健康，這是有開緣的。所以在佛門裡面，年老體衰、藥用，這個就是屬於藥用，絕對他不是喝醉的，因為他桌子上只有一杯，沒有酒瓶，沒有酒壺，只有那麼一杯，這個是對的。所以這個要曉得，不要看到，這個老和尚破戒，那就是我們的過失了。

同樣一個道理，同樣你了解這個道理，佛門忌五辛，五辛裡面尤其是大蒜，五辛是大蒜、蔥、蕎頭，蕎頭我們大陸叫小蒜，叫蕎頭，都是一類的，韭菜、洋蔥，興渠就是洋蔥。這些東西佛為什麼要禁止我們去吃？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好，修行頂重要的是清淨心，生理對於心理會有影響，你的功夫不到家，功夫到家了事事無礙，沒有障礙了，功夫不到家的話，生理會影響心理。功夫到了家，是心理當了家，做了主宰，境隨心轉，那個就沒有障礙了。如果還心隨境轉，這個有障礙，對於外境就要注意，就要選擇。這個五樣東西，佛跟我們說了，生吃助長肝火，容易發脾氣；熟吃是增長荷爾蒙，也就是容易引起性衝動，是為了這個原因。所以佛制定都有道理的。換句話說，不管生吃、熟吃，它都增長煩惱，所以禁止。

有些在家的同修說，五辛不能吃，那我們就不要吃素了，為什麼？炒菜配一點在裡面很香，連這個都不能吃，我們對吃素興趣就沒有了。諸位要知道，這五樣東西拿去做配菜、做作料，不起這個作用，就跟酒一樣，你少少的喝一杯半杯，不起作用，一樣的道理。所以你要明理，你才曉得佛法是活用的，不是死呆板的。你炒一盤菜，裡面放一個大蒜、二個大蒜，決定起不了作用。吃五辛蔥蒜這一類東西，你要到大陸去看山東人，那個起作用。我們今天說老實話，你一餐就是吃個一瓣算什麼，不起作用的。山東人吃那個東西我們吃不下的，為什麼？他拿去當飯吃，當點心吃，生的大蒜一

撥，他可以用碗裝吃個一、二碗，我們能吃得下去嗎？我們吃一瓣都很勉強，吃個幾瓣辣得不得了。他們習慣了，所以他們那樣吃是整盤大量的吃。佛是禁忌這個，你這個一瓣、二瓣配在菜裡做作料，那個蔥切一根、二根調味，這就跟那個料酒調味是一樣的意思。所以諸位一定要明白佛制定這條戒他真正用意在哪裡。寺院裡面是怕人說閒話，你們這個廟裡怎麼吃五辛，怕人說閒話。你們家庭裡面就不必拘束了，家庭吃素的時候，你就曉得，少量做為作料、做為香料來用的話，這個決定沒有妨礙。所以要明理，佛法是很講道理的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通人情、通道理的，不是不講理的。所以這是講到醉後放逸，所以決定不能夠飲酒，不能夠喝醉。

我們自己學佛了，受了五戒了，如果有應酬，尤其是過年來了，家親眷屬過年吃飯總是有酒，我受了五戒，好，你一定要持戒，那些人看到，咱們不要學佛，你看看學佛這一點享受都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他就不學佛了。如果在應酬裡頭，你也可以跟他喝一杯，你不是受了戒嗎？是！我受了戒，然後跟他講這個。那這樣我也可以受戒。你還度了多少人。我有三杯的酒量我喝一杯，我也歡歡喜喜的跟你們在一起。他們也不會逼迫著一定把你灌醉，那是他們的錯誤，我們也不會接受。我陪你們一塊，我也喝個一杯、二杯，這是正常的。所以在某一個場合裡，通權達變，要利用機會教育，他們很難得聞佛法，我們在飲食之間就把佛法的大道理說給他聽，他聽聽他也種了善根，所以這是機會教育。『以過折功，日常虛度』，這個功與過兩個一比較，還是每一天的過多功少，沒進步。再看底下：

【自己巳歲發願。直至己卯歲。】

整整十年。

【歷十餘年。而三千善行始完。】

你看他從前許的願，許求取科第之願，要行三千善事，三千善事十年才完成。

【時方從李漸庵入關。未及回向。】

這是因為他在外面服務，曾經一度他在軍隊當中辦事，他是軍隊裡面像參謀一類的地位，跟著軍隊到處行軍，沒有機會迴向。

【庚辰南還。】

第二年才有這個機會。

【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。就東塔禪堂回向。】

這就是他所許的願，第一樁圓滿了，真正做到了，到最後迴向。因為他許願的時候，曾經自己寫了疏文，表示他要認真改過自新，積功累德，現在他積的功德圓滿了，三千善事做圓滿了，迴向報恩，他的願求也果然得到了。第二，他再去發一個願：

【遂起求子願。亦許行三千善事。】

他命裡頭沒有兒子，沒有兒子要得兒子，那這真正是他修來的，這是他求來的，求有益於得也，真正有益於得。

【辛巳生汝天啟。】

他許這個願，行三千善事，三千善事還沒有圓滿，他就生兒子了。因為他發這個願，到第二年他就生了兒子，天啟是他的大兒子。所以真正發願，一發願馬上就有感應。當然三千善事他一定會兌現的，還沒有修完，兒子已經得到了，跟前面一樣，前面他禮部考試，你看他三千善事也是沒有圓滿的時候，他居然考中第一名，命裡面第三名，他考中第一名。所以感應道交不可思議。

【余行一事。隨以筆記。汝母不能書。每行一事。輒用鵝毛管。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。】

每一天行善，三千善事，做一樁好事情他就把它記下來。夫妻兩個都行善，他太太不認識字，所以不能記，她就用一根鵝毛管蘸

著印泥，家裡用的日曆的本子，每一天，做一樁好事就印一個圈。

【或施食貧人。】

這是好事。

【或買放生命。】

這就是放生。這個放生，要記住，現在我們這個寺院裡面放生有很多不是放生，是受騙了。發心放生的人很多，現在大家有錢，大規模一次到什麼鳥獸公司去買，他專門抓來給你放生的，你不放生他就不抓了，你愈放得多，他拼命去抓，你說這個不是放生，是害生。這個是錯誤的，決定錯誤的，放生不是這個放生法，把放生的意義搞錯了，不但沒有功德，有過失，確實是有罪過。我記得我有一次在台中慈光圖書館，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個人送來一隻海龜，很大的一隻大海龜，擺在圖書館，李老師講經，放在大門口。人家告訴老師，老師說那就把牠買下來，買去放生，海龜，不少錢，那時候價錢很高，就買來了。第二天的時候，同修們有幾個人一起把牠送到海裡面去放生，到清水那邊去放生。過了一個星期又來一隻，李老師說決定不要買，你要買，他不斷的會抓來，每個星期天講經都會給你送一、二隻來，這個不叫放生，叫害生。他說他要殺了，隨他殺去。所以以後就不來了。這個要有智慧，不要鼓勵那些人去抓鳥獸，那叫造罪業，他沒有銷路，賣不掉，他就不會去抓了。就是他要打獵，他要吃，他也有限，他吃不了那麼多。所以你買的人愈多，他就拼命去抓，這個叫害眾生，你不放生，牠生命還能保全；你這一放生，牠的命就保不住了，這個是一定要知道的。

所以佛教講放生，是在你日常生活當中，你每天到市場買菜，在美國這個機會沒有了，美國的超級市場沒有活東西賣，所以沒有這個機會，所以真正放生還是在台灣、在香港這些地區。你去買菜，偶然看見了，也不要故意去找，故意去找這都是攀緣，偶然之間

發現了，發現這個動物活活潑潑，你判斷牠，我買下來放牠生，牠決定能夠活得了，這就把牠放生。看到雖然是活的，買去之後牠也活不成，那就不必了，不如拿這個錢另外做其他的功德。所以一定要有智慧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我們宣揚吃素，勸人不殺生，勸人愛護動物，都是放生修學的意義，不一定說真正買動物拿去放那才叫放生，那你就搞錯了。像豐子愷畫的《護生畫集》，你能夠多印多流通，《畫集》裡頭畫也畫得很好，裡面題的詞內容也非常之好，但是它裡面題詞多半是用文言文的，如果你能發心把它改寫成白話文，再把畫面改成為彩色，白話文通俗、簡單，再加以注音符號，多印這些東西送給中小學生，讓他們從小培養愛護動物的觀念，這個就真正能收到放生的效果。所以要多方面去著眼，廣泛的去修學，不要死在一句話裡面，這個錯了。

【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。】

斷惡修善顯然比過去進步多了，在過去有的時候一天難得做一樁好事，好幾天才做一樁，所以三千善事十年才完成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十年三千六百天，可見得一天做一樁善事，還有六百天沒有做善事。現在一天居然做了十幾樁善事，比從前是大有進步了。你就想，改過自新，斷惡修善，真正不容易，你看了凡夫婦他的確有毅力、有耐心。看他們這個情形，你就曉得真正修行不容易，毛病習氣要是沒有毅力、沒有決心，不容易斷除。這個就是講菩提道上進得少，退得多，就是這麼道理。

【至癸未八月。三千之數已滿。】

他發願的時候是庚辰，從庚辰到癸未，四年，四年他這個三千善就圓滿了。前面三千善事十多年才圓滿，這第二次發的這個願，四年就圓滿了。

【復請性空輩。就家庭回向。】

請他到自己家裡面的佛堂來迴向。

【九月十三日。復起求進士願。許行善事一萬條。】

他命裡頭沒有進士，他命裡頭只有舉人，命裡頭沒有進士，現在他要求中進士。命裡面沒有兒子，他得了兒子，這是他自己這一生當中求得來的，這是變數；命裡頭沒有進士的學位，這次他能得到的時候，這也是一個變數。雲谷禪師教給他的完全兌現了，有了靈驗。他許願行善事一萬條。

【丙戌登第。】

從癸未年的九月十三日，他發願的，到『丙戌』，只有三年，三年之後他果然中了進士。『登第』就是進士及第，這命裡沒有的，他得到了。

【授寶坻知縣。】

中了進士之後，朝廷分發他去做官，寶坻縣的知縣。這個也是他命裡沒有的，他命裡講的，四川選一個縣做縣長，大尹，沒有說在京城附近，寶坻是京畿附近。當時的首都是在北京，寶坻縣距離北京很近，在北京的東南方，現在屬於河北省，靠近山東，北京的東南方，他在這個地方做知縣。由此可知，這也是他命裡沒有的，他命裡沒有進士，也沒有在京畿附近，就是首都附近做知縣，這都是他命裡所沒有的。

【余置空格一冊。名曰治心篇。晨起坐堂。家人攜付門役。置案上。所行善惡。纖悉必記。夜則設桌於庭。效趙閱道焚香告帝。】

你看這是他做了官之後，他用什麼樣的態度來處理公務，替百姓造福。縣市長是朝廷選的，不是老百姓選舉的，朝廷選擇的。這個縣市長好，他確實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。從做了縣長，他每天準備一個冊子，空白的一個本子，這個本子叫『治心篇』，對治心裡

面一些毛病。『晨起坐堂』，坐堂是處理公務，審問案子。因為從前那個時候叫知縣，就相當於現在的縣長，不但要管這個縣的行政，而且還要管這個縣的司法，也就是這個縣裡面最高的司法官。所以許多案件都要他來審查。不像現在，行政跟司法分開了，司法有法院、有法官處理了，從前縣市長還要管司法，還要管審案子，這叫坐堂。『家人』，就是家裡面的傭人，這個冊子隨身攜帶，『門役』是縣政府裡面當差的，就交給他，擺在他辦公的桌上。他每天做了善事，或者做了惡事，統統都記，因為他許願要做一萬條善事，所以小善大善統統要記，看看到什麼時候這一萬條善事才能做得圓滿。晚上他還要設案桌，就是在庭院裡面擺一個香案，把今天一天所做的事情向天帝鬼神報告，不敢隱瞞在心裡面。『仿效趙閱道焚香告帝』，古人有這個做法，他知道，仿效古人的做法，使得自己真正懺悔，身心清淨，一絲毫不敢隱瞞，這是我們佛家所講的發露懺悔。

【汝母見所行不多。輒顰蹙曰。我前在家。相助為善。故三千之數得完。今許一萬。衙中無事可行。何時得圓滿乎。】

從前沒有做官，做老百姓，所以太太幫助做善事容易，現在做了官，住在官府裡面，等於我們現在講是公家的宿舍，從前做官的跟外面老百姓不接觸的，尤其是眷屬，對外面不接觸的，與外面不接觸就沒有辦法幫助行善。所以想一想，這一萬條善事要到哪一年才能圓滿？這個事叫他的太太發愁了，擔憂了。

【夜間偶夢見一神人。余言善事難完之故。神曰。只減糧一節。萬行俱完矣。】

所以他白天有這個念頭，他晚上就有感應，晚上作夢，夢見一個神人，他就給這個神明說，我許的一萬條善事，現在在公務當中，修積善事反而不及從前，這一萬條善事很難圓滿。這個神就告訴

他，你在政務裡面所做的減糧這一樁事情，你的一萬條善事統統做圓滿了。這個很奇怪。底下他就述說了，他確實做了這麼一樁好事。

【蓋寶坻之田。】

這就是田租，他做了縣長之後把田租減少了。

【每畝二分三釐七毫。】

這是從前，前一任知縣的時候，收租是按照這個數字來收的，一畝田收二分三釐七毫。

【余為區處。減至一分四釐六毫。委有此事。心頗驚疑。】

神他怎麼曉得我減租？想想，真的有這一樁事情。他減的幅度減得很大，所以全縣的農民都得到他的好處，這一個縣不止一萬人得他的好處，那這一萬樁好事不就做圓滿了嗎？所以他自己也懷疑，懷疑兩樁事情，一個，我做事情神怎麼會知道？第二樁事情，做這一樁事情會有這麼大的功德嗎？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俗話常講，公門好積德，一般人修大福德沒有機會，袁了凡要沒有做縣長的機會，他想做一萬條善事，他要做多少年？今天他有這個機會，能夠利益萬民，一樁善事就抵一萬樁善事。可是公門裡頭積德是容易，造罪也容易，一個政策不便利於老百姓，於老百姓有損害的，一樁事是一萬條的罪過，禍福的確是一念之間。地位愈高，禍福造作也愈為廣泛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他這一個政策，一個善行，利益全國老百姓，那就行了千千萬萬條的善事；一個政策有害於老百姓的，那他就做了億萬條的惡事。一般人沒有這個機緣，不在位，你行善造惡都很小，都不太大。得到這個地位，有這個機會，造惡、造善不能不謹慎。行善前途決定光明，造惡必墮三途，為什麼？他這個機會、這個造作都比一般人來得深廣，這個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下課。